

丁则勤
尚小明
编

丁
则
良
文
集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丁则良文集

丁则勤
尚小明
编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

内 容 简 介

丁则良是上世纪 50 年代早逝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。他 1933 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,读书期间曾担任杨武之教授之子杨振宁的古文老师。大学毕业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、清华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(今吉林大学)。本书收录丁则良短暂一生中所发表的主要文字,分为学术论文和散文两部分。前者涉及中国古代史(主要是宋史)、中国近代史和亚洲史,可见其治学范围之广。后者主要发表于抗战期间在昆明印行的《生活导报》等刊物上,可见其对国家、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切。附录为丁则良亲属和生前友好的回忆文章,可见其性格、品德与生活点滴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则良文集/丁则勤,尚小明编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9.11
ISBN 978-7-302-20937-9

I. 则… II. ①丁… ②尚… III. 丁则良(1915—1957)—文集 IV. K825.8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3712 号

责任编辑:王舒妹

责任校对:王凤芝

责任印制:王秀菊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

<http://www.tup.com.cn> 邮 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 邮 购: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: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刷者:北京市清华园胶印厂

装订者: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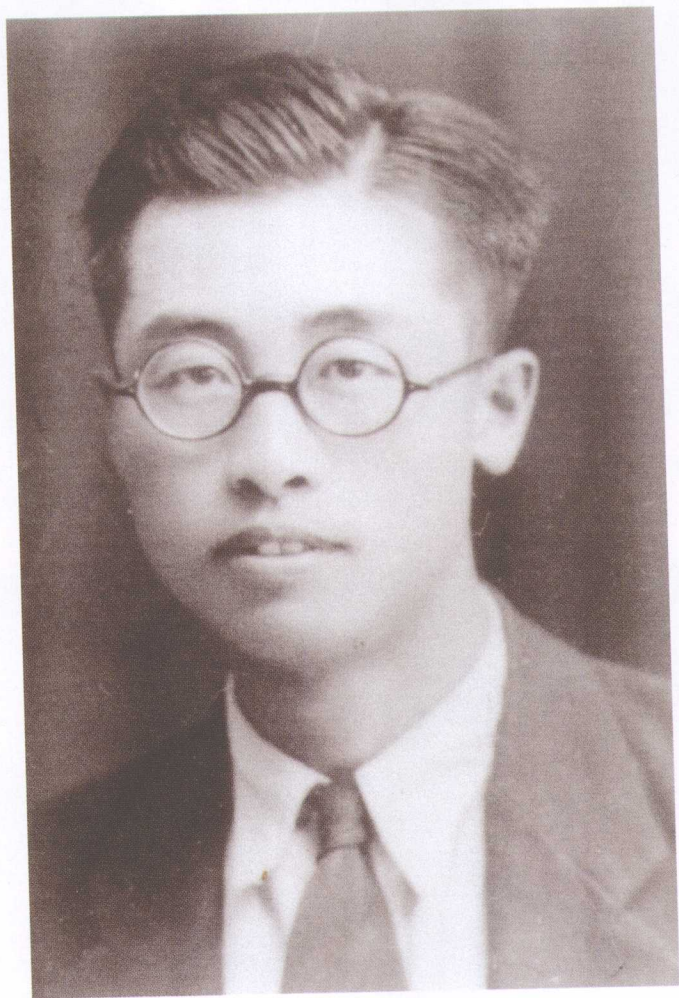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140×203 印 张:15.375 插 页:6 字 数:357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~3000

定 价:3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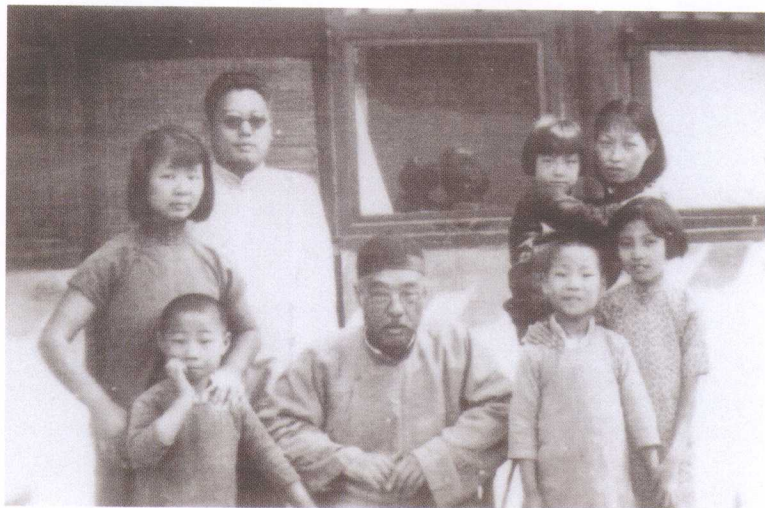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、漏印、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(010)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:010685-0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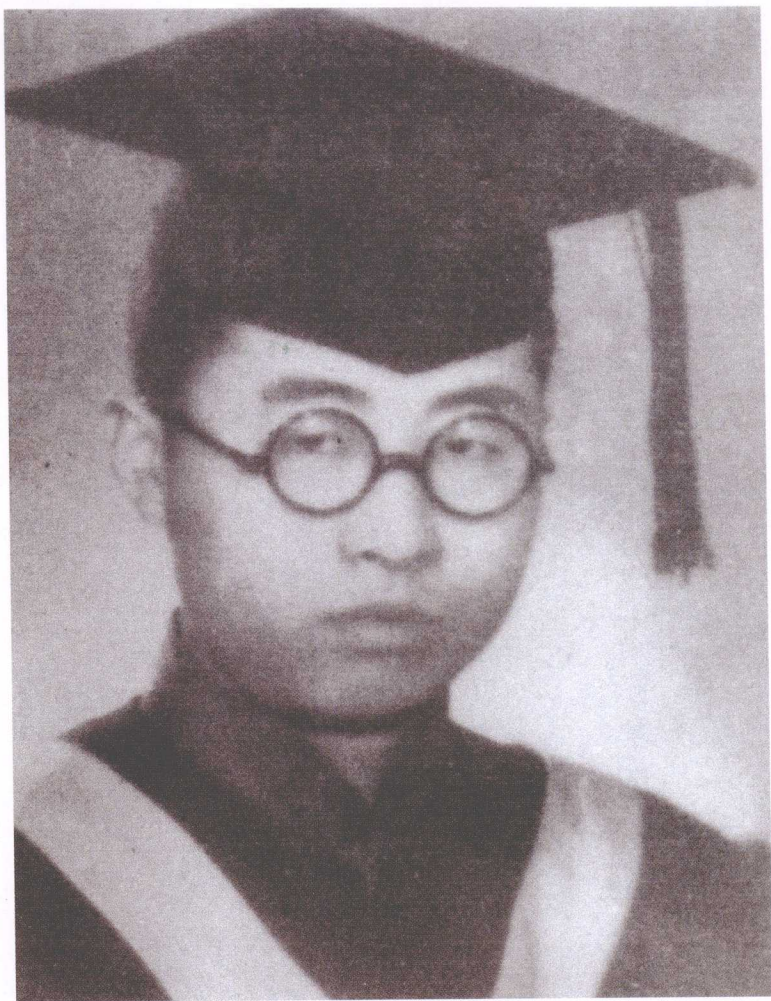
丁则良教授
(1915—1957)



右2为长兄丁则祺，左1为丁则良，左4为三弟丁则民，左3为四姐丁则婉，右3为堂弟丁则诚，右1为堂弟丁则裕，左2为堂妹丁则环。约1930年摄于北平



前排坐者为父亲丁震，后排左2为长兄丁则祺，前排右1为妹丁则延，右2为四弟丁则荫，左1为五弟丁则勤。约1940年摄于北平钱粮胡同老宅



丁则良清华大学毕业照，学号2177

元	日	為	則	良	淑	蓉	證	昏	昏	後	則	良	將	赴	美	遊	學
歲	椒	花	釀	倍	香	無	限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
風	入	洞	房	無	限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	情
夕	何	須	證	天	半	衡	星	作	主	張							

丁则良与李淑蓉于1944年1月1日在昆明结婚。潘光旦教授为证婚人，并赋诗一首。诗载潘光旦先生《铁螺山房诗草》

※潘光旦先生坚信丁则良考官费留美必能中选，但丁则良却因病未能与试，其后考取了官费留英



1950年春，丁则良（左）从伦敦回国途经巴黎与翁同文教授在巴黎先贤祠前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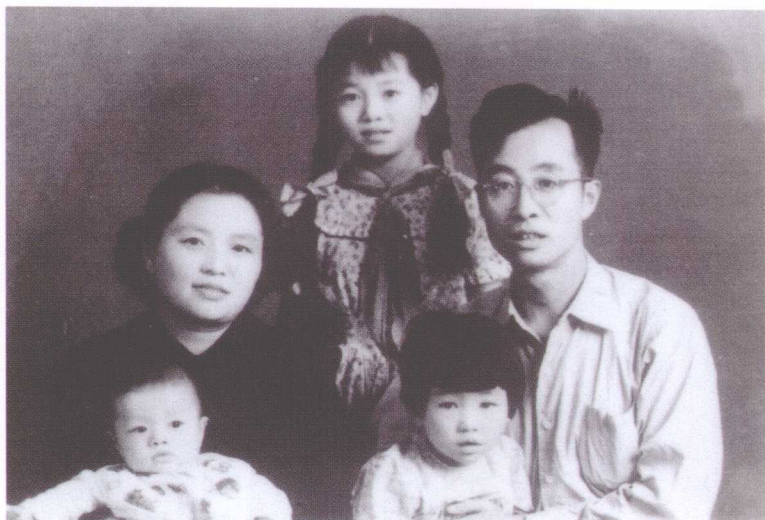
1953年冬丁则良（右）与长兄丁则祺合影

近來愈知讀史之要，願以人
贈一部二十四史，從頭讀
起。
則良自書 六

丁則良自書手迹，約寫于建國初期



丁则良1954年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全校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作报告



1956年夏丁则良与夫人李淑蓉、长女丁克宁、次女丁克谊、长子丁克詮于长春合影



吉林大学党委成立丁则良同志治丧委员会，于1980年7月11日在吉林大学理化楼七楼礼堂召开丁则良同志追悼会，为丁则良1957年被划为右派平反昭雪



1925年冬丁则良随父回福建，在福州鼓山碑林丁震书丹刻石留念（立者为丁则延）



丁则良长子丁克诤（右起）、次子丁克详、长女丁克宁、次女丁克谊
2005年7月9日摄于长春



王永兴教授（坐者）与丁克宁（后排中）、李锦绣教授（右）等1997年
清明节摄于家中

序

书桌上摆着待刊的《丁则良文集》。抚摸着老友的书稿，我百感交集，心情凄怆。人一生交得一位益友，就可使自己在为人处世、读书研究各方面获得极大的益处。丁则良先生，就是我的重要益友之一。从1957年到2007年，他已经辞世半个世纪了。但他的音容笑貌，还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文笔拙劣，描绘不出他那绝世的才华，他那豪迈、飘逸的风采，他那对祖国的深情，对学术的虔诚的热情……

则良家学渊源，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，精于治史。入清华大学，受教于陈寅恪先生、雷海宗先生，继承了中西交融、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。入伦敦大学，对西洋政治学、苏联史有很深的造诣。他博古通今，学贯中西，加之优良的史学、外语训练，天纵英才，是史学界难得的栋梁之才，如果假以时日，必将有辉煌的成就。可惜英年早逝，含恨而歿。天不佑善人，夫复何言！

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，通过刘桂生、尚小明师生和则良五弟则勤以及则良子女克宁、克谊、克诤、克详的共同努力，老友的文集终于能够出版了。则良在宋史、中国近代史、苏联史、印度史、政治学、史学理论等领域，都有独到的见解。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文笔优美，议论精辟，尤精于宋史。此文集所收论文，虽然受时代影响，未能充分展示则良的才、学、识，但均体现了他取材广泛、立论精深、扎实严谨、精通中西的治史特点。读其文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卓越才华和真挚感情，令人感动。思念老友，感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，我涕泣不能自己。

十年前,我曾写过《怀念则良》的小文,今录于后,以寄托我对则良的哀思。

怀念则良

1978年,我调来北大,住在未名湖北畔的健斋。教课之余,我时常在湖中岛上散步。有一次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,工作四五个小时,感到疲倦。我从三楼走下来,到湖中岛上散步。走到石船上,我忽然想起则良,也是一个深夜,在三十年前,他从这个石船上投水,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。我站在石船向着水塔的船边上,三十年前的一个深夜,则良也是站在这里吧。望着湖光塔影,往事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悲伤,愤怒。

三十年前一个夏日的清晨,庆华(陈庆华)打来电话,要我立刻到北大来,则良故去了,上午送他到香山万安公墓。站在电话机旁,我惊呆了,我问庆华,这是怎么一回事?他回答说,你就来吧,来了,一切都明白了。庆华的声音急促凄怆。我去请假的路上,走着想着,在那样凶猛残酷漫天斗争大火里,一个人的生命火花被吞没,不是难以理解的事。请假被拒绝了,同时遭到申斥。斗争已开展一个多月,我虽然还不是斗争对象,但由于在斗争会上默不发言,已受到几次警告。不能请假,这是铁的纪律。

则良在清华比我高一级,他是历史系有才华学习成绩卓著的学生。我们相识是在一二·九学生运动中南下宣传队里。在高碑店,则良站在一个土坡上,向周围几十个人宣讲抗日救国。当时,日本侵略军的军车在天安门前轧死我们的同胞,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大街上横行。我们的国土遭到蹂躏,人民受到侮辱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!周围的人们愤怒高呼,打倒日本鬼子。那天夜里,我们睡在高碑店小学的教室里。突然,一大批军警包围了教室,撞开屋门,高声

吼叫要我们立刻走出来，押解回北平。则良第一个站出来和军警讲理，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无罪。经过搏斗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只能被押解回清华。

此后，清华学生将被大逮捕的消息不时传来。一天夜里，大批军警闯进清华校园，包围学生宿舍，高声喊叫，要同学们到体育馆集中点名。进门站着一个手持名单的军警头头，他背后却站着一个清华学生，指指点点。所有的学生都点名走过，军警要捕的却一个也没有。感谢张申府先生，由于他的帮助，我们有所准备。那天夜里，则良睡在刘崇铉先生（清华历史系主任）家里，崇铉先生器重则良，保护则良。大批军警毫无所得，狼狈退出校园。他们气急败坏，又派来一团兵包围清华。我到崇铉先生家里看则良，想嘱咐他不要离开刘先生家。先生说则良已回城。则良住在东四钱粮胡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可以安全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去钱粮胡同看则良，家里说则良从未回家，经我再三恳求，说我是则良的可靠朋友，我们关心则良的安全，家里才告诉我，已把则良送到洛阳丁伯父处，恐则良住在家里也不安全。这很好，则良安全，我们放心了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清华南迁长沙，与北大、南开合并成立临时大学，我又与则良相聚。不久，临大决定迁往云南，除少数病弱者，男生均徒步从长沙走去昆明，则良随从队伍走到昆明。到云南后，临大改称西南联大。

在昆明这段时间，文林街先生坡流金（程应镠）、宗瀛（李宗瀛）的住所较宽敞，课余和节假日常聚会有六人：徐高阮、王勉、丁则良、王永兴和两位先生，翁才子（翁同文）也时常参加，谈抗战，谈读书，指点江山，品评人物。则良又和王佐良先生合办二良学会，出墙报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，抗战不力。虽然贫穷，大家的精神还是振奋的。这段时间，则良在不稳定的爱情中，他选择对象很严，他的恋爱是先生坡

聚会中话题之一。我们都希望他选得佳偶，果然，则良幸福了。

抗战胜利后不久，则良到伦敦大学读书，据说，他的导师是一位著名学者，很器重则良。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，则良极度兴奋，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，为祖国效力。导师劝他再读一年，就可拿到学位，则良不能等，放弃学位，回到北京。在院系调整中则良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（现在的吉林大学）以后，我也与则良长谈一次，他很振奋，要把全部的学力贡献给新建立的东北人大历史系，办成像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样高水平的系（当时，清华历史系已不存在），为国家培养人才。谁知，壮志未酬，他已远行不归。

往事联翩，使我悲伤。忽然，湖面塔影上飞过一只像大雁一样的鸟，我听到翅膀触动湖面的水声，又像一个黑影向我走来。是则良回来了吧，他回来，该多好。

我回到健斋三楼，又坐在书桌旁。这是一个无眠之夜。

前些日子，则良的女儿克宁来北京为她的父母扫墓，要我写一篇回忆则良的文章，这是她和妹妹弟弟四个人的愿望。我不能不满足孩子们的愿望。但我写些什么呢？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爱国主义者，正直，才高，有远大前途的学者，才走出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第一步，竟被夺去年轻的生命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怀念则良，长歌当哭，我不能哭，写此小文，能使四个孩子得一点慰藉吗？

（1997年4月）

王永兴

2007年11月序

于北京大学燕北园